

征稿启事

即日起宁波日报四明周刊（甬派客户端四明文艺频道）推出全新专栏“新大众文艺的宁波力量”。该专栏扎根寻常烟火，捕捉市井百态、职场日常与人间温情，兼容报告文学、散文、随笔、短诗、特写等多元文体。我们以朴素笔触记录普通人的所见所思，用鲜活文字传递时代烟火气，让文艺站近大众、扎根生活，于平凡场景里打捞动人诗意，书写属于当下的鲜活日常。

来稿请投 c_q@cnnb.com.cn邮箱，投稿时请留下联系方式，注明“投稿新大众文艺专栏”。因为版面（频道）容量有限，如果所投稿件没能及时刊发，敬请谅解，恕不退稿。



王计兵
外卖诗人
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
缝山记

■王计兵

水田里的一对老夫妻
认真种田的样子
太认真了，弯腰起身
认真弯腰，像两根针
认真地缝合，那些
认真整齐的针脚
缝满大山的倒影

如果我是水
绝不做大山脚下的水田
连倒影都那么漏洞百出
如果我是路
绝不做山间小路
像一根线
绕了那么多弯
才抵达一根针

如果我老了
也请给我一片水田吧
你看那对夫妻
已经那么老了
还没有补好大山的絮絮
那时你若从远乡归来
就远远地叫我
尾音要长，像拉扯一根线
我会缓慢地起身，手搭凉棚



孙飞群
赛车司机

遇见小家

■孙飞群

我是一个穿越时空的樵夫
车轮是我忠诚的战马
江湖的崎岖早已改变
宽阔的高途延伸到了天涯

天涯的尽头依旧是晚风明月
我和战马一身疲惫
铁打的身板也需要歇息
幸而我遇见了一个温暖的小家

不是悬挂旗幟的龙门客栈
一盏小小的灯射出了昏黄的光华
光华轻轻穿透四下的黑暗
一下子轻盈了我沉重的步伐

拥上一碗填饱饥肠的热饭
吃上一刻自在的闲眠
看大厅里相互对弈的棋友
在泰深的时候悄悄对话

昨夜我已卸下紧绷的双眼
枕着小家的臂弯安然熟睡
今天我又要踏上飞驰的战马
奔赴另一个陌生的山坎

我要躬身扫去战马鞍前的落叶
我要拾起遗落在角落里香烟的残渣
为这小小的驿站出一份薄力
才能心安理得地拥抱天边的云霞

这小小的驿站小小的家
守在道路的一角那么无华
忙碌也许会让我忘记它的色彩
夜深时却又浮起
一幅暖暖的暖暖的图画



王 楚
公交司机

到站

■王 楚

每开出一趟车
就是一趟微缩的修行

没有一位乘客
会从起点站陪你到终点站
人车往，皆为过客
上车是遇见
下车是离别
不知下次何时再能相见

把抱怨听进去
却不让它留在心里
学会了忍辱
把一声道谢接过来
再还以一个点头微笑
学会了四顾

久而久之，深刻体会
原来真正的修行
不在深山古寺
而是在每一个必须停稳的站台



韩 飞
自由写作者

想起那一片茶梅

■韩 飞

在我工作的地方，出门就是一条宽阔的马路，马路两边的苗圃，种着各种各样叫不上名字的花木。隆冬时节，能天天看到鲜花，甚至还能采摘到野生的龙葵果吃，心里别提有多惬意了。

宁波的冬天不太冷，没有太阳的时候气温通常在10℃左右，最冷的时候也不过0℃左右。只要太阳一出，气温马上回升，有一年冬至后的那两天竟然一下子超过了20℃，走上几步，人就出汗了。虽说冬季正是百花仙子隐退的时候，可是宁波街上依然能看到花儿。

于是，每天午饭后我就去散步，欣赏田园风光。出门向左拐，便是一条河流。河道里的芦苇和杂草，颜色青黄不一。远处的水面游着三只野鸭，待我走近时，还会不时惊飞一只只白鹭。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，唱着不同的歌儿，扑棱棱地飞上飞下。河岸边有一条用石子铺成的路，被雨水冲刷得一尘不染。

我经常顺着河岸向前走。岸边长满了野草，开着各种叫不上名字野花。有时还会发现枝条上挂着龙葵果，据说它有清热解毒之效。弯下腰，欣欣然顺手采摘几颗黑亮的果实，有点香甜。再往前走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，那是远处的茶梅随风飘过来的清香，让人禁不住来个深呼吸。

放眼望去，一株株高大的茶梅，花开得正艳，颜色各有不同。红的像一团火焰；紫的像老公的脸，黑里透红；粉的像戏曲花旦美丽的脸庞；还有那白色的花朵，则像圣洁的婚纱。我站在那儿，挨个儿看过去，竟像在认人脸——这个泼辣，那个端庄，还有一个冷冷清清地站在那里，不爱搭理人。

这茶梅真是喜人，有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有乍开正艳的，花瓣粉里透红，花蕊紧密，点点金黄，让人不得不佩服大自然之神奇。

可恨那一阵寒风吹过，落英缤纷，花瓣在排水沟里堆在一起。又一阵风过，那花瓣儿再被吹起散开，不禁替它们伤怀感叹。于是，想起林妹妹的那首《葬花吟》来：“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……未若锦囊收艳骨，一抔净土掩风流。质本洁来还洁去，强于污淖陷渠沟……”黛玉葬花未免让人太伤感了，我竟然不忍心将全诗吟诵出来。

最伤心的是下雨的时候，那满园的鲜花都在外面淋着雨，还要遭受严寒摧折，令人无可奈何。到了雨过天晴的时候，也是花瓣最美的时节，那挂着的小水滴儿，晶莹剔透，像妹妹忧伤的泪珠。叶子倒是绿油油的，显得醇厚。

欣赏着这红花带雨，想着那绿肥红瘦的句子，倒不免让人有些怜香惜玉了。于是，禁不住想，我这人也太自私了吧，怎能偏偏喜欢看被雨水打湿的样子？这么一想，倒觉得自己有点矫情了，可矫情就矫情吧，谁让这花实在好看呢。正胡思乱想间，忽听扑棱棱一声响，抬眼望时，原来是一对长着长长尾巴的山鸡被惊飞了。我不禁暗自叫道：别飞，别飞呀。可打眼再看时，那对山鸡转眼间又落在芦苇荡里不见了。

再看这花树，依然亭亭玉立，含情带笑，随风招手，像是欢迎我这位天天来和她们见面的朋友，心里很是畅快。可笑那苗圃老板，只顾栽花种地，卖花赚钱，不来欣赏她们、赞美她们，反倒成全了我。

这苗圃成了我的一处桃花源、心灵着落之地了。

农忙行雨

■陈利娟



陈利娟
公司职工

村里的雨，大多下得不甚合时宜。它决定着粮食的生死，决定着全家的盼望。往往是妻子和玉米成熟的时候使尽浑身解数，让人知道它的威力似的。少时看到的下雨天，大多坑满河溢，路被淹成黄汤水，河水 and 路不分你我。雨停后，河里沟里就长满了绿藻，一般就会由勤劳些的村里人，捞给鸭子和鹅吃。一场雨的后劲会持续七至十五天，等到一切恢复原样，下一个季节也就紧跟着开始了。

印象最深的雨，是上初一时。那年母亲去了天津拾棉花，父亲还在家里做小工，我便成了半个留守儿童，因为母亲不在家，雨在那一年显得格外壮观。

拾棉花是村里妇人挣钱的一种方式，是除种地以外的兼职。包地的人会在农闲时托人找工作，工期有四十天，秋收会回来，不算太耽误自家庄稼，去的人很多。那个时候拾棉花有两个去处，一是新疆，二是天津。母亲早年，天津一天就到，新疆要坐三天三夜的火车，自然首选去天津。我是有私心的，隔壁大娘每年去新疆，都能带一大麻包干回来，看着堂哥一把一把地吃着，把我羡慕得直流口水。母亲去天津，回来的时候只能带来

火车上卖的半袋圆饼干，着实乏味。母亲不在家，父亲也因为秋收缺人，工地工价高，没舍得休息一天。家里的农活就被我半扛了起来。趁着天气好，我常常不分时间地往返于家里和地里。有时候十一点多，人家赶回家吃午饭，我正好出发去地里。因此大多数时候，地里就只有我和架子车。架子车因为由我推着，所以我算它是半个活物，也就显得不那么害怕。六亩地被父母种成了三种庄稼，玉米已经被我和父亲先收回了家里，棉花和小辣椒不能一次性收割，就靠我“蚂蚁搬家”，把干的红的现场采摘，再用架子车拉回家。

那天去的那块地是自留地，位置佳，离家近，收成好，是父母最宝贝的一块地。里面是母亲精心种植的棉花，村里人早年会给女儿和儿子准备嫁娶之礼，光棉被就有六床至八床。母亲每年都会种一些棉花，给我和哥哥存着。往年都是母亲定期去采摘，我也乐得出去溜达。现在由我全权负责，我就不大喜欢这件事情，因为棉花要摘几十次，才会被拉回家，堆到后院了事，着实折腾人。

那个时候是不大看天气预报的，村里有人夜观天象，说

“今年老天爷待见咱们，不会下雨”。父亲也就信了。院子里连个棚子都没搭。待到我走在土路上，往日里乱飞的尘土，此刻也不见飞起来，只觉得整个西北方灰蒙蒙的。把架子车拉到地头，就开始忙活着砍棉花秆，看着一排排秆子倒下去，垂在地上，头也没时间抬起。

大约砍了半个小时，伸伸腰，只见太阳还悬在天上，没想到雨却来了。只见远处的田地黑压压的，像一头黑狗熊，快速地向我们家自留地扑来。地里大部分已经倒下的庄稼，迎着风嚎叫。不一会，听到雨水溅在泥土里的声音，密密麻麻地就砸了起来。我慌忙推起架子车，偶放着我砍了大半天的棉花秆，快速朝家里奔去。因为院子里，还晒着昨天刚打好的玉米。

下在秋天的雨，特点是又紧又密，根本不给你抢救粮食的时间。紧赶慢赶到家，满院子的玉米，靠着年幼的我，根本铲不起来。风咆哮着，卷成一个又一个的小漩涡。我接着院子里的玉米粒，痛哭起来。在大雨里喊叫着：“我的妈，为什么不在家？别人的妈，都能为孩子遮风挡雨。”哭自己，哭分离，哭那些来不及被收起来的玉米粒，被雨水砸了一遍，一遍，又一遍。

雨停了，父亲回来了，太阳又露出了脸，就好像雨下过似的。哭得气喘吁吁，还是低下脑袋巴一张一合的，好像是在说着：“您妈明个就回了。”我的心也晴了，只是我的童年确实过去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离开母亲这么久，成年后分离的次数多了，便再也沒这么刻骨铭心过。



沈东海
车间工人

老师傅的文学梦

■沈东海

人有想法，是好事，纵使异想天开，特别是在青春年少时。外甥年幼时，常开玩笑，叫我老师傅。家人也常这么唤我，觉得人生如此，足矣。那时，我还很年轻。可老师傅“不务正业”，不想只做个师傅。

人生多变故，转折也在变故里。打娘胎带的隐疾，我总想把它治好，以期得到完美躯体。人执着于完美，又多被完美所伤。

第二个本命年，我躺在医院，一日连做两次全麻手术。身体历经“腥风血雨”，思想也参与了变革。我幡然醒悟，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为什么而活，该怎么活。我将学生时代放进口袋的梦——虽重，却一直播着，又翻找出来，亲手种下。文学的种子，蒙尘多年，竟未枯死，入土沾水，渐渐生根发芽，活了。

我不停地看书，不停地写，不停地在我陶醉与否定中，打磨作品，精进写作。休息日，我常独坐高楼，像绣花娘子一样关在房里。一天，两天，一月，两月，一年，两年……“书笃头”“死聪明”“每天窝里躲着”“有啥用场”等言语时有传来。更有一次，去山上挖笋，同学提了一嘴我爸，管笋老头当面说：“‘大案’儿子，听村里人都在传……”尴尬得要死，好在他不认识我。

风言风语渐渐入耳，如台风过境，刮遍整座村庄。我装聋作哑，不听不辩，只做着春秋大梦，孤傲跋涉。顶风冒雪，默默前行。没人在乎我在干什么，连一路走来的脚印，转瞬也被风雪覆盖。我是一个独行侠，从前如此，现在更甚。无人谈文学、细说作品，万般心事，只藏于心底。

当全世界都在否定你，这是失败的分水岭，更是老天爷的终极考验。你像大将军般傲风而立，还是低下高傲的头颅，跪倒在不是？

时常慰藉我的，不是文学，是手艺。一句肯定的话，很简单，却能让我开心好一阵。

最近，干冷微的同事跑过来说，你设计的模具太厉害了，马干干到二十万了！他竖着大拇指，带着发自内心的笑，满眼肯定。

一个模具，从最初只能打二百个产品，连爆了一堆废品，一群人怪东怪西……我过去帮他看了，找出毛病，重新设计，产能提升至原来的一千倍。

还记得，他之前说的一句话：“这有用？我都干了多少年了！”

一个人做任何事，能不能成，不在失败多少次，而在于不停地纠错，能像医生问诊自治，则万事皆可成。写文章也是如此，虽比不上父亲种的菜。家里的土豆，不会逊色。我父亲是山林管理員，知道母亲要用到黄荆，总是把她们家采摘来。父亲视力很差，有好多次是我跟着上山去采摘。

母亲还会做大人的衣服。快过年了，父亲到镇上买点布料，让母亲为我们做。那时候家里穷，不是每个人每年都能穿上新衣服。新衣服先给大的穿，旧的改好给小的穿。那新衣服用的也是很便宜的白色布料，做好了就到镇上染成藏青色的。

我10岁那年要上学了，母亲点着煤油灯，将一条白里带点灰的破裤改成一个个书包，学习用品放好后，用外面的大盖头盖住，左右还有两粒纽扣。其他同学的书包是买的，我的书包引来不少同学围观，因为样子好看，有的同学要同我换，我坚决不肯。

母亲会做盘扣，为新娘子的红衣裳增添了几分。她还会剪纸，剪的十二生肖、寿字、五角星等非常好看。她给新婚家庭剪红双喜，这是我当初很好奇的剪法，母亲手把手教我。但论我不论什么剪刀剪，都比不上母亲剪的端正。

后来，母亲摔了一跤，从此瘫痪在床。八年，她把人生的苦难都承受了。如果她还活着的话，今年该是九十三岁了。母亲没能把她那双巧手的技艺全教给我们，但她不畏苦难、乐于助人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——这些，她不用说话，我们也学会了。